

現代文學叢刊

獨身者

陳翔鶴著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回想起於一九二七年代，在北新書局出版了就連自己此刻想起也要覺得汗顏的第一本小說集子，不安定靈魂以後，距現今不覺又已經有整整八個年頭之久了。在這已經虛擲過去了的，一大片茫茫時間中，當掉過頭來，自己回看一回看時，自不能不感覺得異常的可怕而且可驚。是的，在自己平時，豈不是也曾以「藝術至上」、「工作至上」等等信念，用來當作鞭策着自己生活的惟一目標，和於生之苦鬥中，最後的惟一城堡嗎？但求其實，當這如許長的一段時間，完全白白的已經滑去了，到現在再認真的來加以結算，才發現了自己，不僅不會爲「藝術」而努力工作過，並且時常的自己無形中還幾乎將「藝術」當作了一種生活上的附庸，好像它比生活上的任何一種原素都要次要一些。如若不然，那這些年來，恐怕自己就決不會庸人自擾般的，將所有的時間，精力，全都投擲在如世間所謂的愛情，浪遊，職業，事務中，完全的銷耗罄盡了。自然，時代所給與我們的艱難和苦辛，在一方面，我們自也是不能加以否認。所以，如果要

用如俄國才霍甫之對於契里珂甫，或託爾斯泰之對於布寧，「你有多大歲數了？已經出過幾本書？好的，好的，還得多寫，大約你的一生還得作××本書。」像那樣將著作與生命視為決不可斯須分離的一類談話，一種精神，來範圍自己，那自己總是不能不深覺自愧而且內疚的。

不過在這一些年中，自己也曾斷斷續續的寫過有約近二十五萬字左右的文章，而在本集內所包含的六個短篇，也即是其中的一小半部份。從時間上說，要以早秋，大姐及大姐聖經的故事兩篇為早，都同係在一九二九年內寫成。因為那時正當楊晦兄在北平編輯華北日報副刊，所以自己便不能不寫點東西去湊湊熱鬧。其他的四篇，大都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兩年間，專為我們重新出版沉鐘半月刊時而寫的。而且於此已足見我自己是何等的怠惰，和如果無特殊原因催逼着的話，是很難於提筆的了。但正因其如此，所以舉凡自己所寫所作的，大都尚能近於「質實」。雖然「質實」並不一定就足以稱為文章上的美德，然而，「這裏是一個人，一個對於生活上，無論任何一小點喜怒哀樂的情緒都不曾讓它卑劣化，鄙吝化，和虛偽化的人，」這一點，或許在讀

者之間，借着這本集子，是能以吮味得到的吧？

次則關於故事的取材，和文體的使用兩方面，在這裏，亦似乎可以提提一下：近些年來，用「身邊題材」來寫小說的事實，好像早就爲人們所鄙棄着和譏評着——以爲用個人的私生活作爲創作的基調，這種範疇，實在太過於狹隘和褊窄了，不然，即難免不陷入於與「時代」「大衆」兩相背馳的錯誤裏。但論其實際，則所謂個人者，又何常能超出乎時代範圍以外去呢？所以大凡能忠於自己個人私生活的人，便未有不忠於他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而且個人生活和「遭遇」的描寫，豈不也即是從大衆或時代中，去抽出一小片或一小段的雛形來？這種事實，只銷一翻開，無論任何人讀起來，都要覺得感動的，我們鄰邦的名作家，如島崎藤村，志賀直哉，佐藤春夫諸人的作品，便更加可以莫逆於心，不言而喻了。

至於我個人呢，近兩三年來，雖也曾想將題材的範圍，竭力的向社會方面擴充了去，但因爲被「把握不着這種生活的核心，便去驅使這種材料，即無異等於作者的自殺。」這種事實所限制着，所以總不大易於能以成功。不過在寫法上，自己總是日加一

日的。打算力向冷靜，確切，和純客觀的道路上走去的。例如洛迦法師，家庭，獨身者等篇，便是用這種方式描寫而成。

「作風卽品格」法郎士似乎是曾經如此的述說過了。自然，這真是有多麼的準確啊！而且據我個人想，這更又與古希臘人所謂的「性格卽命運一語」是有同樣的，幾乎更可爲稱有連帶關係的含義的。所以每當自己回頭去將自己所有的生活過程，和所有的一小點作品，一返顧起來時，在自己的私心裏，總免不掉是要那樣的悲哀。因爲如現今正流行着的，所謂「機智」，「空靈」，「巧思」，等等文學理論和技巧者，這些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僅可以說完全沒有，反之，則與此正大相背謬的，如「黏滯」，「笨拙」，「執着」，等等毛病，反倒似乎根深蒂固的存乎其間，牢不可拔。自然，如果想要用這種作風去成爲一個爲世人所愛好的作者，或者是借此可以博得一點世間上的浮名，大約恐怕是很爲困難的了。然而「作風卽品格」，「性格卽命運」這又有甚麼方法可想呢。但只銷目標不錯，縱然笨拙一點，然拚此一生，打算去遺留下一兩篇耐久較爲長遠一點的小說來，或許總是可能的吧？——雖然從另一方面，再根據着自己生來

即具有的「潔癖」和「黏滯執着」不大入時的性格，且竟讓它去影響到自己作品的本身，在自己偶一回想起來，依舊難免不令人不覺得是有那樣的悲哀。

不過，一個人的一生，又何能僅僅只用「悲哀」二字便可以輕輕謝却了呢，因而，到臨末來，自己爲緬懷着前賢所詠歎過的，「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以及「人事日紛，德慧日減，下流之赴，抑又可知」等等至理名言時，實乃不勝其惴惴和懍懍之情。

一九三六，二，十五。

獨身者

目錄

自序	一
洛迦法師	一
家庭	三七
轉變	六二
獨身者	九五
大姐和大姐聖經的故事	一九九
早秋	一九二

獨身者

洛迦法師

(一)

洛 迦 法 師

洛迦法師晚間在床榻上輾轉了一夜，雖然他用盡了各種方法，如念佛，祈禱，默誦金剛經或心經，至於暗數一、二、三、四之類，然而無論如何總不能將橫梗在腹內的氣喘，和衝發到喉間的熱癢克制了下去，所以當他朦朧地從昏睡中醒來，這已經是前殿的卯刻晨課將畢，東方亦漸次發白的時候了。他，這一個平素即持着以身殉道態度的法師，此刻目前還浮蕩着夜間在惡夢中所驚悚着的飄渺的幻影，而耳邊更靜聽得前殿裏所飄送過來的徒弟的宣揚佛號聲和讚禮聲，這些都是使他十分迷疑，十分警惕的。因而他有好幾次都想從枕席間掙扎了起來，不過不行，第一是頭腦昏沈而且脹痛，第二是四肢無力，第三到他還未曾將被子一掀揭開時，而他的全身就已覺得有些瑟縮。

不堪了；所以在經過了幾次努力之後，他才知道，不僅想自己起身離床爲決不可能，即使自己能以倚枕斜坐，也是十分勉强的了。此刻他獨自倚枕斜坐着，一面覺得自己的全身不住地酥麻而且寒顫，一面心裏更一心一意地唸着佛。因爲他覺得自己的罪孽，已是這般地深重而且浩大，浩大得至於惡夢連連，夢魂顛倒了，所以他除却了更深切地一心依賴於佛，向佛懺悔而外，實在是別無他法可想的。他起初是閉上目，合着掌，狠狠地急急地低聲地唸着佛，後來因爲時時咳嗽不止的原故，所以竟不得不將低聲放棄，一改而爲只是在心中默念了。而在正殿裏的梵唄聲，也不覺同時地靜歇了下來。漸漸地聞聽得在院子裏已經有人行的腳步聲，輕微的鼻涕聲和咳嗽聲了，隨後小徒弟們在階前掃除落葉時所發出來的沙沙音響，也可以清晰地聽見。這些都是能將一幅秋末冬初時的清晨寒冷景象，渲染得十分濃厚的。洛迦法師不知是因爲病的原故，或者天氣果然是已經變得十分寒冷了，但總而言之，他此時的全身都好像是浸滯在涼水裏面似的，覺得寒不可支，因而從他的口中不自禁地，已發出了幾聲哼吟的呻吟聲來。

爲時不久，隨着這呻吟聲輕輕地推門進來的，就是他平時所視爲最得意的大弟子福圓。而且在他手中，還捧着於晨光熹微中不易辨識的，一大堆黑魃魃的物件。到他將這件東西，輕輕地覆蓋在法師身上時，他才知道，這却原來正是件新製的棉衣。

『師傅，昨夜怎樣？我們起來做早課時，好像聽得你老人家睡得不很安適似的。』
福圓一面說着，一面轉身過去，從桌下取出油瓶來，向桌上那盞早已點得乾涸了的油燈內加油。因爲此時雖然東方已漸次地發白了，但室內仍然現得陰暗，所以大有將燈亮重新點了起來的必要。

『託福，託福。天已大亮了，不用加油了。你們的早課，已經做完了嗎？』法師只在黯淡的燈光之下，張開眼，向福圓探望了一下，又將眼合上，然後才像這樣緩緩地說。此刻從他清冷瘦削得比石刻還要靜肅的臉上，已反射出了一種比燈亮還要慘白的光輝。而同時，他那因雲游至於養成每當談話時，便得向人合掌頂禮習慣的兩手，也不期然而然地合攏了起來。

『是的，已做過了，一切都如師傅在場般地做着。』

『真正難爲你們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那裏的話，這正是徒弟們的本分呢。但願得師傅的福體，託佛祖的保佑，早早地強健起來就好了。在外面的人都是何等的耽心呢，好像師傅病了，我們就無所皈依似的；你看，從城裏的唸佛會裏還送了這件棉衣來，據說是由會裏的人衆，一人縫幾針地縫綴起來的，好比他們每人都供獻給了師傅一件棉衣一樣。而且這件衣服早就送來了，因爲恐怕——，所以才由徒弟們擅自作主地收下，現在一併稟明。』在福圓的『因爲恐怕——』之下，實在是應該用『恐怕師傅推辭』六字來作爲補足，才算明白，現在他所說的，只不過稍微含渾一點罷了。

『謝謝，謝謝，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裏敢當，那裏敢當呢！』接着就聞聽得法師的口中，已發出了一大陣堅決而更兼明朗地低低的唸佛聲。並且這聲音，在靜寂空洞的空氣中震盪着，愈現得清脆而且沉重有力；正如珠粒滾落在玉盤內似的，其音響並不在大，而自是使人聽起來覺得是那般地清脆悅耳。是的，這一種從法師心底裏所發出來的使人靈魂警醒的呼聲，正是福圓們平時所欽佩，而且也更是他們所望塵莫及

的。

(11)

西北風是這樣颼颼地吹着個不停，只消幾夜之後，在望雲山遍山所有的樹林，皆被吹刮得不留幾片殘葉，而望雲寺裏行將舉行的「寒衣法會」的日期，不覺也就一天一天地臨近了。雖然法會的主持人洛迦法師，依然在病榻上輾轉呻吟着，不過用法師的名義所號召而成的法會，却照舊是可以深得這遠近數百里內善衆們的信仰，至於踴躍的參加的。所以此時，在廟內的東西兩屋內，早已堆滿着破舊的棉衣和夾衣；而且用各色紙張所裱糊而成的冥衣冥帽，紙人紙馬之類，也掛遍了兩廊，當微風起時，只吹得它們在那裏嘩嘩地作響。這些，有的是由廟裏募化而來，以預備着布施給近隣の貧民和苦農，有的是信士們預備着焚化給他們的祖宗們，作爲禦冬之用的。並且說也奇怪，在平常專以小乘法喻衆，而自己則早已色相皆空，只一心於大乘法中以求解脫的洛迦法師，到此時，也竟會命令着福圓，作起那些所謂冥衣冥帽之類的東西來了。隨

後他還親筆地在衣領之上寫起，如『故亡考，亡妣，亡妹，亡……男某某獻，』等等的名號來。固然，自從這幾日以來，法師的心境就一向有些欠佳，除了爲疾病所苦而外，他還時時地被一種說不出的黯淡悽惶，和中心茫茫無主的感情所困惱着。而且他更奇怪着近來他的精神爲甚麼竟會那樣地突然衰減了下來而至於疲弊不堪了；『一個剛滿四十歲不久的人，爲甚麼就能以像這樣呢？是身體影響精神，或精神影響身體呢？或者因爲自己道力有所未至呢？』這些問題固然不免時時要在他的腦子中反復着，不過這些在他確實是一時說不清楚的，因而那一些無名的煩熱，也就在他心中增加了起來。『福圓，請你在下午放上幾個饅頭，或兩鉢冷飯，到屋後的石崖下面去罷。那一些野物們一到晚間來，就『嗚呀——嗚呀——』地叫個不住，聽起來實在令人難受。天氣已經是這樣的寒冷了，他們缺乏食物，所以不能不這樣地悽慘地叫着。生物們也真可憐，到冬天來就缺乏食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猶記得他說此話時，雖然是那般地和平婉轉，不過在他的心裏却早已冒起了一團火焰。這都是使他自已私自覺得疑慮和莫名其妙地對於自己認爲恐懼的；而且於此我們也可以想見，法師的心境

已是陷入於何種狀態之中了。

「昨天晚上已經放過了，還是那樣的鬧着嗎？唉，到今天晚上來，我們再放點看看。」
福圓退出屋去，他望着他瘦長的背影，從他那種所表現着的恭謹到十二萬分的態度上看來，法師的心中，不知爲了何故，又加倍地感到悽愴了。因爲在他的心裏，本來無論何時，都總是緊緊地抱着像這樣的『觀身不潔，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和『戒然後能定，定然後能慧』幾句話，作爲鞭策着自己一心向道的根據；不過不幸而到了近來，那每夜裏接連不斷的惡夢，不僅使他不易入於禪定，有時就甚至於欲求如一個普通的成年人般的具有相當的理智力，也成爲大有不甚可能之勢了。他真萬不想，已到了如許大的，已經苦行過幾多年的心地，近來因爲了一些無稽的顛倒夢境，也能使得他如嬰兒般的，到半夜裏，竟會伏在枕上痛哭了起來。他在此時所需要的是甚麼呢？若是讓他害羞地確實地說了出來的話，那他實在是需要一個媽媽！——一個曾經當他幼小時，每逢在他病中，便時常通夜不睡地，坐在他的床前，若是遇見他從習慣的惡夢中驚呼了出來時，她便伸手過去向他頭上撫摩着，並且口裏還不

住地說，『兒呀，不要怕，不要怕，我在這裡呢！』——他在此時所需要的，實在是像這樣的一個媽媽。自然，在近幾夜來，當他每一合上眼睛時，那種如方桌般大小的，鋸齒形的，漆黑色般的大石盤，依然是在他頭頂上，若即若離地懸吊着；而且逐漸地低低地榨壓了下來。他也曾如兒時般地，呶呀呶呀地驚懼過，啼哭過，呼救過，但是母親的溫潤手掌，以及那『兒呀，不要怕，不要怕，我在這裡呢』的撫慰聲，到此時已經是絕對不會再有的了。這使他醒來覺得是那樣空虛，就好像他已往的出家，苦行，和行腳遍於天涯，都完全不會存在似的。而且不僅如此，若是時機湊巧，境象一轉，他就會陷入了以下的一番可怕的糾紛裏：起初他是在或一荒郊中一人游蕩着，忽然從他面前已湧現起了一長列的斷頭死尸，這些已形身首異處的頭顱，有的好像忍苦似地將自己的眼睛緊緊地關閉着，有的則鬚眉伸張地，似乎尚在那里不住地瞋動着眼珠；有的面色慘白，有的巨口橫張；但這些全都是在鮮紅的血泊中躺臥着，正好像他們是剛被殺戮過不久似的，所以在四周圍的空氣，都是爲血腥的煙霧所籠罩着。當他正且行且觀，疑懼交加之際，一霎時間，狂風乍起，不覺這一些死尸，全都站立了起來，有的揮舞着無頭的肢體，向前

推動，有的只是在地面蠕動着，似乎想要站立了起來，而又勢不可能。但所有的一切頭顱，則全都骨軀軀地就地亂滾着，從它們口中發出了一大陣似乎呼冤，又似乎呼痛的嘶嘶的叫聲。正不知爲了何故，在其中，就好像有着一個，是正屬於他自己的父親的似的。它不住地向着自己的脚面前飛滾而來，而且從它那種長方形的面龐，再加上那一叢灰黑色的鬚髯上看來，這確乎是他自己父親的一幅真實容貌。於是他便號泣着，踴躍着，心中火燒似的焦躁而且憤怒，因此從他的心底裏，登時地不自禁地湧起了一團想要尋仇復恨的火焰。他握着拳，捶着胸乾號着，向前飛跑，想要去尋找某一夥未知的仇人們死鬥，廝殺，拚打，以至拚一個你死我活。但轉眼間，他却又似乎看見了自己的叔父領有一夥人，在火光燭天中，正向前廝殺，衝鋒，追奔逐北，口裏吶喊，手中放鎗。隨後，在他們前面，好像有幾個對方人衆，已因傷而至於栽倒撲地了；據他直覺地感覺得，這一些正是與他不共戴天，殺父之仇的仇人們。於是他趕上前去，立刻將他們的首級割下。噓噓噓，一刀一個地，他覺得殺得十分順手而且十分快意。他到了此時，真不明白，爲甚麼割掉別人的一個首級，竟會有如此地容易，毫不費力。並且那鮮紅溫暖的

血潮又復順着他的手腕，涓涓地流下，這幾乎與每當冬日來，人們將兩手浸滯在熱水之內，是有同樣的舒適。不過，一回顧頃，境象又與以前一般無二了：依然是死尸的狂舞，和頭顱的亂轉。隨後那與自己父親正相彷彿的那個圓頭，竟於不知不覺之間，飛滾到了他的面前，而且將他自己的腳趾緊緊地齧咬着了。咬得是那般地疼痛，至於使得他不能不汗流浹背地驚呼着蘇醒了轉來。『呀，原來是場夢呀！這是多麼可怕，多麼罪孽呀！看起來我們衆生們的罪孽，真正是百死莫贖的——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差不多每當法師經過了一次像這樣可怕的惡夢之後，他都會坐起身來，合着掌，極悲痛，極懇摯，極熱烈地唸着佛，要一直的唸到天明的。而且說起來也自是那樣的悲哀，在此時正與他的宣揚佛號聲以相應和的，除却了那在屋後面石崖上徘徊的小野獸們的鳴鳴地啼叫聲，和靠近後壁的一小股泉水淙淙地流動外，則實在是別無其他聲響存在了。在四周圍一律是那般靜寂！

就像在這樣的時間，我們看，我們的法師，縱然是個聖者罷，然而他自己的肉做的軀殼，却依舊是不能不暫留在人世以內的，所以他起初，覺得自己是專爲對於佛祖，和